

狄更斯 信号员

绘图 / 托梅克 译写 / 孙德萍



大师名作绘本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狄更斯 信号员

绘图 / 托梅克 译写 / 孙德萍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信号员 / (英)狄更斯(Dickens, C.)著; 孙德萍编译; (波)托梅克绘.

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3.4

(大师名作绘本. 第5辑)

ISBN 7-5434-4970-6

I. 信… II. ①狄… ②孙… ③托… III. 短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3320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4 by Tomek Bogacki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5 by Grimm Press Ltd.



SOWER

大师名作绘本 47

信号员

原著 / 狄更斯

绘图 / 托梅克 译写 / 孙德萍

策划 / 王亚民 颜 达

责任编辑 / 袁淑萍 张 辉 颜 达

译校 / 柳刚永

美术编辑 / 邓 馨 刘 昕 邱特聪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地址 /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: 050061

制作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刷 / 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9 × 1194mm 1/16 印张 / 2印张

版次 / 200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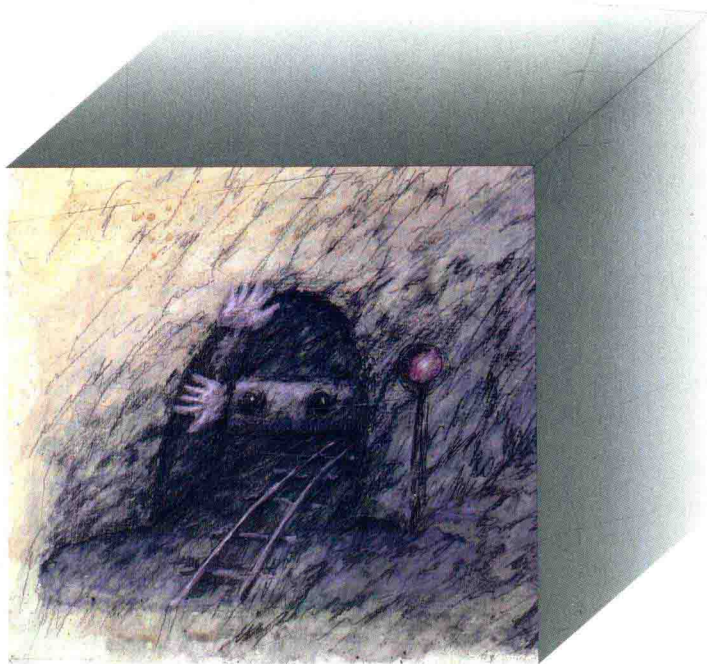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/ 1~10000

定价 / 每辑128.00元(共10册, 每册12.80元)

冀图登字: 03-2002-019号

书号 / ISBN 7-5434-4970-6/1·822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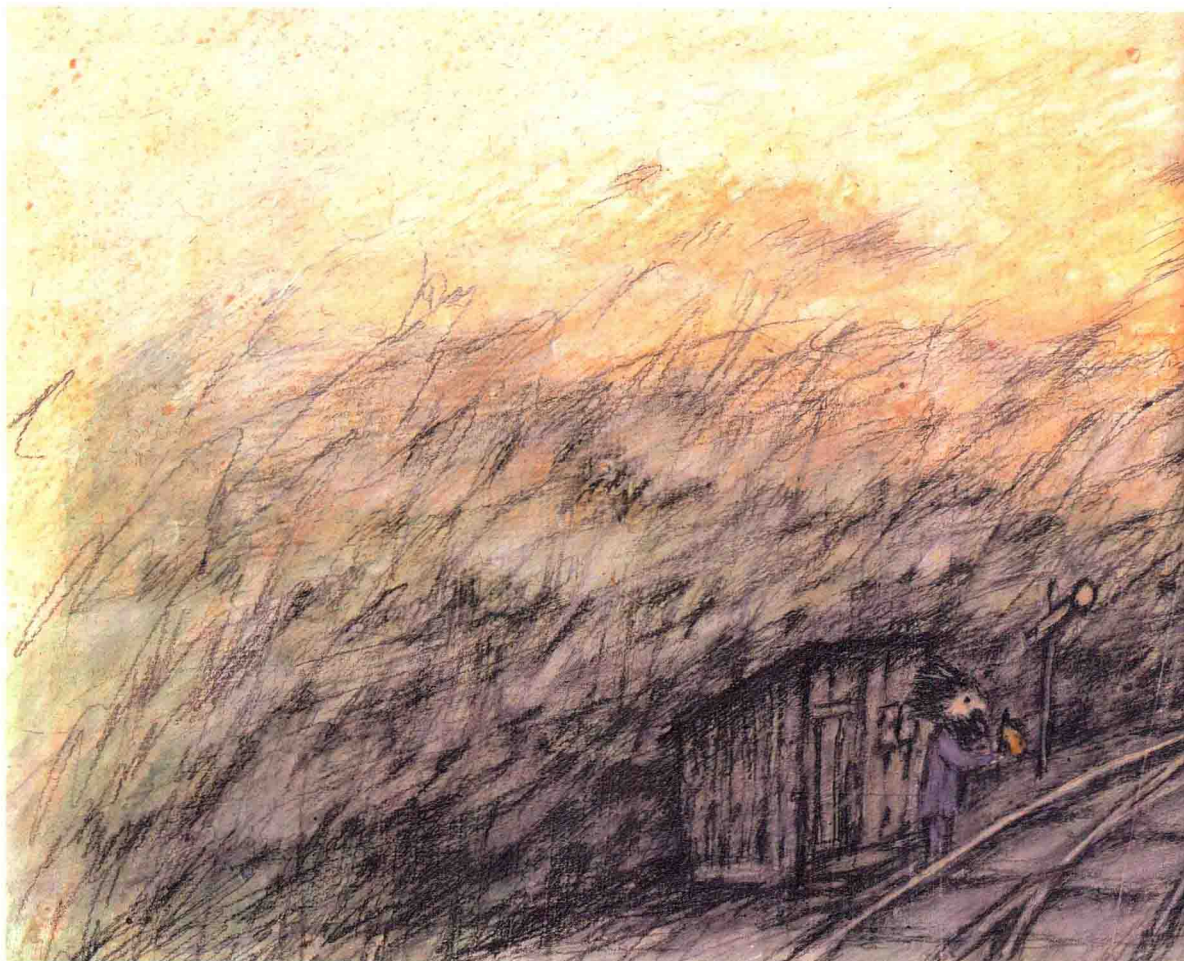
信号员

《信号员》讲述的是一段幽灵式的预言，和一场车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作者狄更斯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，他擅长描述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，那种种孤苦无依和矛盾挣扎的情景，直到今天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。

★加泰隆尼亚国际插画双年展入选

★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入选

★台湾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童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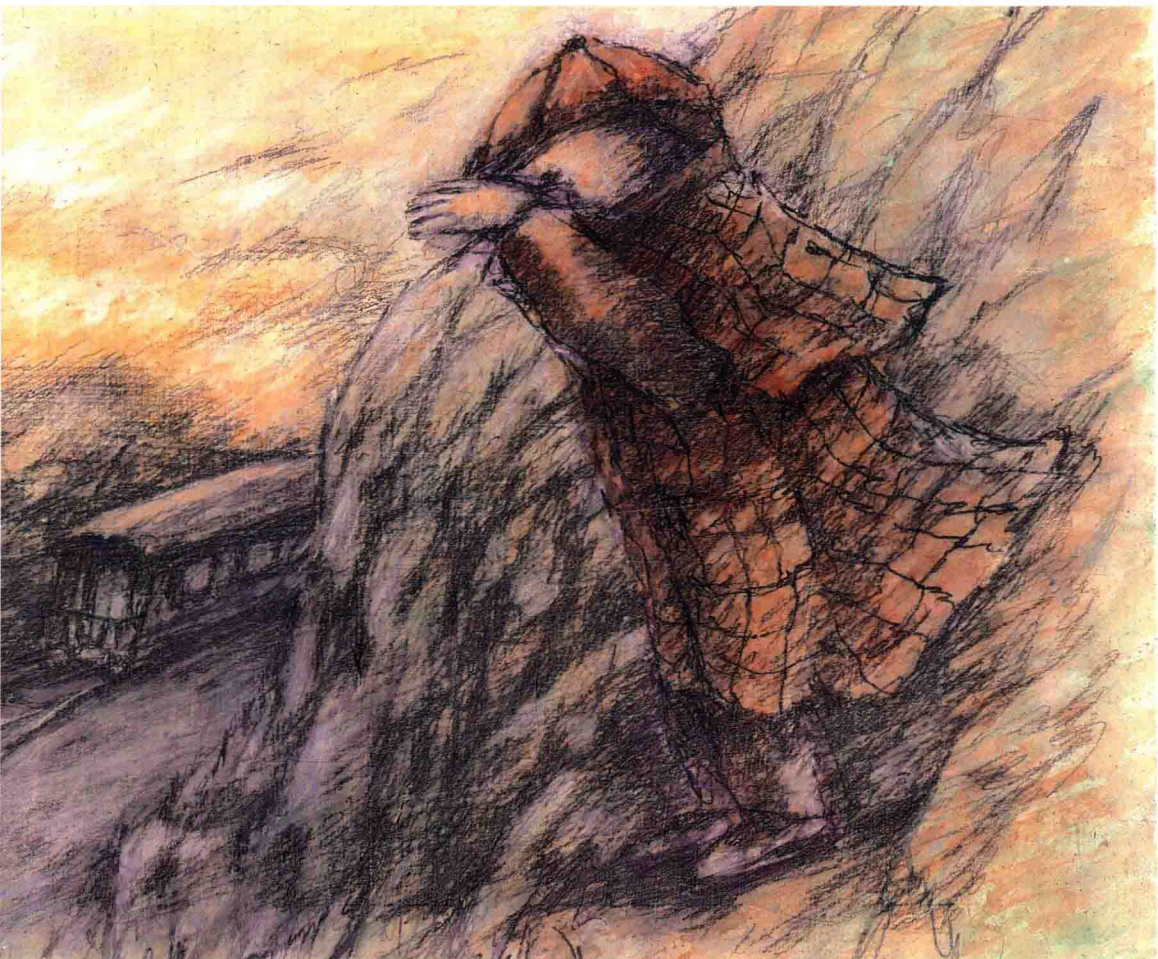


我

站在小山坡喊：“嗨——下面的人！”那人站在铁道边的小亭子门口，手里拿着一面卷起的旗子，正打量着地形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猜出声音的来源。可是，他偏偏不朝我这儿（靠近他头顶的山坡）瞧，反而转过身盯着下方的铁道。

突然，我觉得他的行为有一种不寻常的意义。在夕阳的照射下，我虽然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，但仍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。

“嗨！下面的人！”



这回他抬起头看到了我。

“这儿有没有路可以让我下去？”

他向上看着我，没有回答；我也静静地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大地传来一阵微弱的颤动，然后立刻转变成猛烈的震动，那股力量之强，几乎把我拉扯下去。

等烟雾渐渐消散，我再往下瞧时，只见他正把刚才火车经过时挥舞的旗子重新卷起来。

我把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。

他望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用旗子指了指离我约两三百码远的地方。

我仔细观察了一番，终于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下坡路。由于坡很陡，土质又松软，使我不得不放慢脚步，同时也有多余的时间回想刚才他为我指路时，似乎有种不情愿的神情。





当我走到较靠近的地段时，看见他站在铁轨中间，左手支着下巴，右手越过胸前撑住左手肘，仿佛正在等我。

我继续往下走，更加接近他时，这才看清楚他是一个黧黑、憔悴、留着浓浓胡子和浓浓眉毛的人。

他站的地方真是我所见过的最偏僻和最荒凉的了。两侧是潮湿的岩壁，挡住外面所有的景观，除了头顶狭长的天空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岩壁的一端无尽地延伸出去，另一端的尽头则是一盏昏暗的红灯和隧道的入口。

在这个阳光照不进来的隧道里，空气闷得令人窒息，再加上太多冷风迎面扫过，使我不寒而栗。

我慢慢走到可以碰触到他的距离。他瞪着我，一步步地往后退，同时把手举起来。

我喃喃地说：

“这里真荒凉啊！我在山坡上就被这里吸引住了，很想下来看看。像我这样的访客大概很少了吧？”

由于我一直自我局限在狭小的生活空间，在终于获得解放后，又重新燃起对广大世界的兴趣，这是我想和他谈天的动机。可是我却不知道要和他谈些什么。除了我不善于和人聊天之外，也因为这个人有点儿令我害怕。



他以一种非常怪异的神情，看看隧道口的红灯，又在四周望了望，像是掉了什么似的，最后才注视着我。

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对他说：

“你好像很怕我的样子，为什么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怀疑以前曾经见过你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他指一指隧道口的红灯。



“可是，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”我说。他的脸色缓和下来，连声说：

“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”

我们的关系至此似乎豁然开朗。我们开始聊起他的工作。这份工作不如我想像中的轻松，他必须认真而小心地执行他的任务，那就是更换讯号、调整灯号和不时转动铁把手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也会找时间出去透透气，不过因为必须随时留意电铃声响，精神始终绷得很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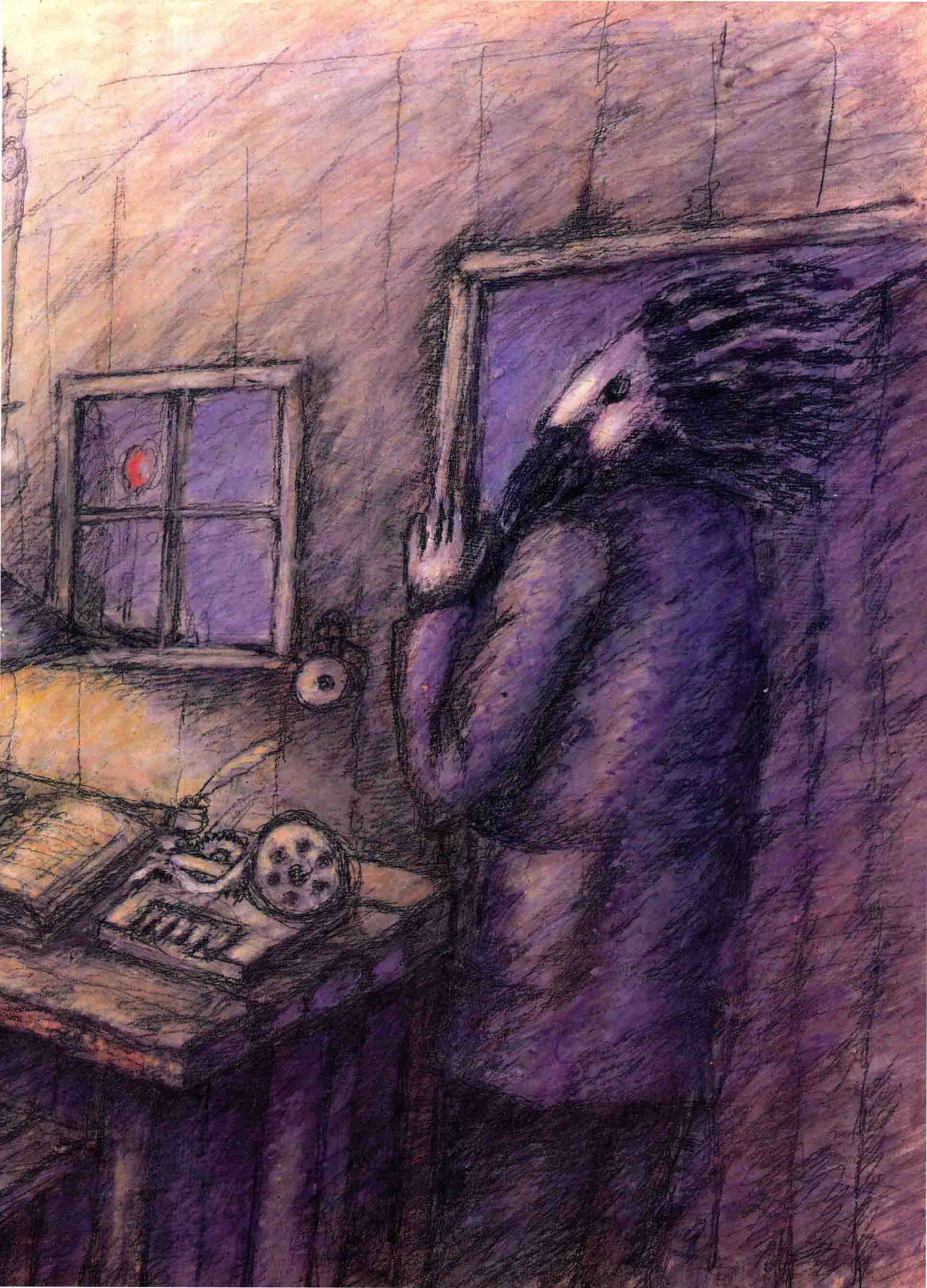
他带我走进小亭子，里面有火炉、书桌，桌上放着他登记工作用的记事簿、电报机以及他刚才提到的小电铃。

他回忆起自己做学生时曾主修过自然哲学，只是后来荒废了，才会落魄到在这里当信号员。

“自己决定的路就要一直走下去。”他说。

在我们谈话当中，他有时会突然停下来，走到门口，向隧道口的警示灯张望，然后脸色凝重地回到屋内。





除了这个非常奇怪的举动之外，我认为他应该是个相当称职的火车信号员。

“你现在似乎过得也还不错嘛。”我说。

“以前的确如此，现在我却饱受困扰。就好像今天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喊：‘嗨——下面的人！’呢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希望你注意……”

“嗯！或许明天我们可以聊聊我的困扰。不过，请你明晚来时，别再那样大叫。”

说完，他提灯送我出门。







第二天晚上十一点，他亮着灯，站在亭子门口等我。我们走进亭子，在火炉边坐下。他把身体向前倾，用耳语般的声音说：

“昨天晚上我把你误认为别人了。”

“是因为认错人而使你不安？”

“不是的，是那个人！他一直不停地出现。每次他出现时总是用左手手臂横掩着脸，右手手臂高高举起，猛烈挥舞着，像这样。”

我觉得他好像在说：看在老天份上，快走开！